



湖南炎陵县炎帝陵的后进丹陛是独龙，浮雕特别高。(桑金伟 摄)



马灯调 故乡情

吴永志/文 顾玮/摄

我从小生活在鄞南的农村，那个地方叫让里，村民自称“让里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生活相对贫苦的农家孩子来说，过年总是一段无比畅快的时光。

“毛毛!毛毛!老屋门口来跑马灯了，快去看呀!”一听小伙伴的通风报信，我顿时不顾一切，蹿出房门，朝老屋门口一块晒场地跑去。

只见那里已聚集了好几个穿红戴绿的稚年表演者，他们一手握扎彩马头，另一手执着扎有流苏的短鞭。一位长者的身上用红布带绑有几排大小不一的铜锣，随着他敲出“咣采采采，咣内内内，咣采内内，咣采采采采采”的旋律，孩子们一边晃动马头，挥动马鞭，小步跑动，来回穿梭，一边随着节奏唱出“正月里啊，马灯跑啊”的曲调。村民们老老少少围成一圈，笑逐颜开。如春风吹开心扉一般，我也高兴高乐着，欢呼雀跃着。

随后马灯队向敞开房门的人家一户户演唱过去，“正月里啊，马灯跑啊，马灯送来好运气。阿婶阿妈擦年糕，年糕没没醜也好，哎格楞登哟，年糕没没醜也好。”那时，大家生活普遍很清苦，除了很少几户人家会给几分几角，大多数会把家里的年糕擦几条给“领头”，“领头”随手放进搭在肩膀上的“洋粉袋”里。

这是孩童时代跑马灯给我留下的清晰印象。每年，跑马灯各班队伍是从哪里来到我们村的?我不得而知。小孩子只是哄哄闹闹而已。

小时候，我还听过走书、看过戏文、观过“大头和尚背小娘”表演，都已渐渐淡忘，唯独跑马灯敲出的锣鼓声、奏出的旋律、唱出的词句，在我离开家乡的50年间，会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以至到了2015年，老乡卢竹音教授听说我会唱马灯调，问我：“你会唱马灯调?写出你唱的谱子让我看看。”我没有学过乐理，只好说：“我写写看。”我凭着记忆写了出来。2023年初夏，接到卢老师电话，说他正在负责编撰一本关于宁波马灯调论文集的书稿，让我考证一下关于跑马灯、马灯调的由来，也写写文章。我欣然允诺。

于是，我特地跑到古籍图书馆和有关单位进行查阅，又通过已经退休多年的宁波文史专家王宏星的介绍，联系上了宁波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饶国庆先生，从而获得了诸多信息。

说实在的，以前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跑马灯、马灯调与家乡宁波的关系，这次一经查阅、考证，哇!这可是咱们宁波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啊。



如今马灯舞经常出现在各种节庆场合。

查阅《宁波词典》《宁波市志》《鄞县志》以及民国时期的《鄞县通志》等，我才基本搞清了马灯调的来龙去脉。

马灯舞，俗称跑马灯，始于清道光年间，是宁波鄞县主要民间艺术表演活动。盛行于春节，多在正月初一至元宵在祠堂、庙宇、农户天井、广场等处演出。马灯调是随马灯舞演唱的，是宁波鄞县特有的一种地方民间舞蹈小调，富有乡土特色。唱调均为七字句，每四句一节，伴有“哎格楞登哟”的副词和唱，简洁欢快，节奏感强，非常有动感和气势，在宁波城乡间广泛流行，在上海、杭州一带也有相当影响。

从我搜集到的资料看，跑马灯和马灯调均始于南宋，其中有“抗倭说”“乞讨说”“欢庆说”等。更有载入志书的“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当时还未登基的赵构在一条大江边被金兵追杀，忽来一匹白泥马，将其驮过了江，赵构得以获救。后来此泥马被封为神马，于是民间便产生了“跑马灯”之舞蹈，同时“马灯调”也应运而生。

通过查阅、考证，大大加深了我对马灯舞、马灯调的历史沿革和社会作用等各方面的了解。马灯舞、马灯调是一代又一代宁波人的集体创造，唱的是宁波腔，说的是宁波话，道的是宁波情，反映的是宁波人的生活，这就是阿拉宁波人自己的音乐歌舞。

对我而言，马灯舞、马灯调从小在我的心田里播撒了民俗文化的种子，在生命里植入了民俗文化的基因。2021年5月，杭州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鄞州分会组织优秀乡贤及亲属到千岛湖考察游览，我在游船上情不自禁地用石骨铁硬的宁波话唱起了我记忆中的马灯调，引起了在场乡亲们的共鸣，获得了大家的热情赞许。

跑马灯的场面、马灯调的旋律，常常触发我的故乡情愫，把我和故乡紧密联系在一起，真是有“一刻也不能分割”之感。我的父母亲故去30多年了。父母在，家就在；父母故去，只有故乡。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永远魂牵梦萦。何以释怀?唯有马灯调。于是，乡音随口哼出，乡情越发浓郁。

难以忘怀小学老师的教育。是老师的启蒙，让我步入了知识之门。老师对我既有温暖煦和的表扬，也有和风细雨的批评，使我有的是明辨是非的判断力和不断进取的动力。

难以忘怀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母亲时常告诫我，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欲望放低，与人为善。母亲亲手制作的灰汁粽子、灰汁团和浆酸米馒头，是我的最爱。而父亲的脊背是我一辈子的支撑，记得他背着病中的我，走了2公里路到公社中心小学去参加小升初的考试。

难以忘怀乡亲的帮助。当年父母在患病、住院期间，得到过邻居乡亲的照顾、料理，让我一直感怀在心……

我今古稀人未老，故乡情难难忘。马灯音韵犹在耳，祝愿故乡更美好。哎格楞登哟!祝愿故乡更美好。

(作者系浙江大学档案馆原馆长、教授)

龙年说丹陛

桑金伟 文/摄

龙年即将来临，正好说说丹陛。

丹陛是位于宫殿类建筑正门前、台阶正中的一段石雕的坡道。据说这段石雕坡道的颜色是红的，故曰“丹”，但现实中我至今未见过红的丹陛。名称总是约定俗成的。石雕的图案大多是龙，故又称其为“螭陛”。由于丹陛是建筑中轴线上的一段，且过去仅皇帝可在其上行走，故有时也把丹陛称作“御道”或“辇道”。当然丹陛、中轴线、御道、辇道是有关联但又独立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丹陛只能在宫殿类建筑中见到，而拥有宫殿类建筑最多的是北京，旧时北京城的“五坛八庙”里应该少不了丹陛。

北京故宫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宫殿，故宫太和殿前巨大的丹陛石，让人震撼。据说故宫的丹陛石料来自北京西南郊房山的大石窝和门头沟的青白口，石料的开采动用了大量民工和士兵。而将石料运往京城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掘一口井，在滴水成冰的隆冬里，汲井水泼路面成溜冰道。数万民工工、千余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才将石料运至京城。这些巨石大部分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其中，好的石料做成了丹陛。据载，故宫保和殿前有一块巨型丹陛石，长16.57米，宽3.07米，厚1.70米，重200吨，为我国最大的整块丹陛石。

除了京城外，其他多地也可见到丹陛，如山西五台山真容院、湖南炎陵县炎帝陵、山东曲阜大成殿等处。

北京故宫丹陛的图案多采用高浮雕。高浮雕之上，当年皇帝是如何踏丹陛行走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前些年，某些影视剧中曾出现皇帝行走丹陛的镜头，由此引起大家热议。有人说皇帝行走时，脚下垫有棕红的地毯。也有人说，皇帝是乘坐御辇悬空经过丹陛石。

丹陛的图案以龙为主(据说只有慈禧的殿堂内是以凤为主的)，此外还常刻有凤、鹤、虎、狮、马等灵兽

禽，在补白处又常常配以相应的纹样，如海水、流云、寿山、崖岸、卷草、宝珠等。龙象征皇帝，意谓皇权神授;海水、流云、寿山、崖岸、卷草等，象征江山永固;宝珠象征财富。而龙又有蟠龙、青龙等之分;龙的数量又有独龙、双龙、三龙、五龙、九龙……这些决定了丹陛图案的多样性。

北京太庙享殿的丹陛分三层，第一层雕有海马，第二层是狮子戏彩球，第三层是双龙戏珠;故宫太和殿的丹陛有蟠龙在中，用流云衬托龙形，下部以海水、寿山作底;北京孔庙大成殿的青石丹陛雕刻精美，上、下雕刻有二龙戏珠，中间盘龙吞云吐雾，周围雕饰卷草纹，并有海水、崖岸、祥云环绕，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天坛的丹陛还形成了特有的“丹陛桥”，其实就是丹陛下面有两孔涵洞，呈南北走向，且高出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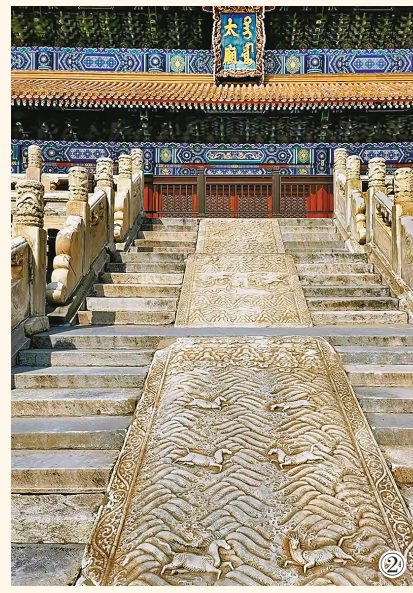
湖南炎陵县炎帝陵的前一个丹陛是双龙，后一个丹陛是独龙，浮雕特别高。山西五台山真容院的丹陛图案是九龙吸水，可见“级别”不低。九龙属至尊，北京故宫除了有着名的九龙壁之外，还有九龙丹陛。九龙丹陛在其他地方较少见。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竟然也有丹陛。宁波庆安会馆石雕精美，最吸引眼球的是前大殿的蟠龙柱和凤凰牡丹柱，人们往往忽视了蟠龙柱下的地上有一块丹陛。这块丹陛嵌在六档台阶正中，浮雕不深，石质待证，已风化发黑。在庆安会馆前馆长黄浙苏的帮助下，笔者辨认出：主图为三龙，一条在上，两条在下，有流云烘托;下有龙门一座，雕海浪相衬;边饰为夔纹和卷草纹。关于庆安会馆丹陛可探讨的话题很多，在此不作展开。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古建构件大多由实用性、功能性为主向以装饰性、象征性为主转变。丹陛的转变就很典型。在现代社会中，丹陛已成为装饰性、象征性的古建构件，奉化溪口雪窦寺的丹陛就是鲜明的例证——它由古代的一道丹陛变为两道丹陛;雕刻的图案由龙变为人物、花草、园林、山水并举;其上不作行走。



①故宫太和殿的丹陛，有蟠龙在中，用流云衬托，下部以海水、寿山作底。



②北京太庙享殿的丹陛分三层，第三层图案是双龙戏珠。



③奉化溪口雪窦寺的现代丹陛。



④山西五台山真容院的丹陛图案是九龙吸水。

癸卯岁末闲话

寒石/文 顾玮/摄

这个冬天没有雪。日子在雨隔阴晴日晴的轮回中悄然远去，眨眼间，癸卯年竟只剩兔子尾巴那样一截了。

从来没有觉得时间竟是如此匆忙。青春年少时，日子是一日日过的;及长，日子一年年水一样哗哗流过;跨过中年的门槛，十二年一轮，没觉得怎么着呢，就像一本书一样翻篇了。

在一个阴雨迷蒙的早晨，我坐在电脑前回想一年过往，日子过得虚妄而美好，心似要从椅子上飘起来。

这一年，计划中要出的那本书，稿子依然在出版社里。我自己都记不清这是几年“计划”了。或许在旁人看来，只是一本书而已，这年头，出本书不跟炒个菜、设个饭局一样简单吗?我不这么看。出书的意义是什么?出书的意义如果仅仅是出一本书，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我觉得最低限度是出版社愿意接纳书稿并予以出版。我是几年前交的稿，之所以至今没有见书，我那位淳朴的、有着极女性化名字的编辑老师告诉我，是插图环节出了问题，需要另找人绘画。后来又遇上了疫情，一切变得不可预计起来。

满怀希望的等待是美好的。即将到来的甲辰年，我的这一愿望将很快成为现实。

这一年，我被加入一些“群”，有工作的，生活的，也有写作方面的。我似乎不属于“群居”性动物，所以从来没有主动加入某一群体的自觉性，都是被人拉入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许多人热衷于建“群”。我有一位兄弟，是个画家，退休在家，给报刊画画漫画、国画，也画客厅装饰画，稿费收入足够夫妻俩每年三四个月的旅游支出，日子过得不要太惬意。不知为何，他也要建一个“群”，曰“全国投稿信息群”，把他认识的一些作者和报刊编辑拉入。后不断人拉人，这“群”就滚雪球似地壮大起来。还有几个类似这样的“群”，我都是被加入的。加入之后又倍觉无聊。我不擅聊天，人家聊得越热闹，我感觉越孤独。

天天似一潜伏者，不偶尔冒个泡对不起群主，没话找话累得慌。建写作群(包括其他的群)的初心当然是好的，互相交流、鼓励，互发稿件与征稿信息，但对于写作水平的提高其实并没有多少作用。写作是孤独的事业，写作的秘诀，除了读写，还是读写，没有捷径可走。新年里，我希望能够从这些“群”里抽身，我不要这样的热闹与孤独。

这一年，我开始实施我的“天天一小时”健身计划。就是每天提前个小时出门，然后把多出来的时间花在行走上。人到一定年纪，腿脚最先感受到生命的衰老。雄心勃勃的爬山、跑步欲念，基本可以忽略了，最实惠有益的还是安步当车的行走。我从这个城市中心的三江口开始，循着一条大河南岸绿道向西至第一座桥，过桥，再顺着北岸绿道走回三江口，一个来回大约需要半小时;然后再顺着另一条大河绿道走到单位，大约一刻钟;加上傍晚下班再步行至三江口，全天大段的行走时间正好一小时。这样的“天天一小时”我已坚持了近一年。行走的最大好处是轻松易行，容易坚持，对身体的保健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开始时有累，腿沉，腰酸背痛，渐渐就云淡风轻了——天天一小时根本不算事儿。

在城市里找一条适合行走的路线并不容易。我选择的这条路，三江汇流，傍着江滨绿带公园，空气清新，风景优美;一路走来还可以看人跳舞、练拳、垂钓，看船只往来。有几次，目睹城市钓翁们把一尾尾活蹦乱跳的鳊鱼、鲤鱼、乃至鳊鱼拽上岸，情不自禁驻足观望，欣欣然接受垂钓者喜悦、兴奋情绪的感染。这样一份好心情可以滋养我一整天。

光阴的流逝总是伴随着成长与衰老。这一年，我们家的宝宝正式去上自家小区的幼儿园了。离开爷爷奶奶家时，他挑了一些自己喜欢的玩具和书带上，然后关照爷爷奶奶说，他的滑板车、蹦床要留着，还有“宝宝的小屋(指他的栅栏屋)也要留着”，他很确定地说，“我还要回来的。”跟别的小朋友不同，我们家的宝宝对未知领域总是呈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好奇与探索欲望。第一天去托班时，不哭不闹，跟着老师就进去了，虽然不免有些小紧张，更多的是兴奋。第二天就自然了，仿佛去一个什么老地方。9月，正式入园，不但不认生，甚至有些自来熟，与陌生的门卫、老师打过招呼，就兴致勃勃进去了。这种对新环境的自我适应能力，让我这个做爷爷的自叹不如。

成长多么美好，衰老自然也在所难免。这一年，退休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与同龄人相聚，提到最多的词就是“退休”。对于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来说，退休光荣算不上，小欢喜有一点，养老金勉强可以满足温饱。

甲辰年要来了，又一个新的轮回要开始了。我们就是在一次次轮回中，行走在各自的路上。所谓圆满，就是一年365日行走不辍。



红梅迎春。